漢陰文稿附錄 一

年譜 上

共三

漢陰先生文稿附錄總目

漢陰先生文稿附錄卷一

年譜上

皇明世宗皇帝嘉靖四十年我明宗大王十七年辛酉二月十二日巳時公生于漢陽之南部誠明坊外第

生有異質沉毅淳謹不妄遊戲

四十一年壬戌公二歲

四十二年癸亥公三歲

四十三年甲子公四歲

四十四年乙丑公五歲

四十五年丙寅公六歲

先是公考知事公寓居尙州之化寧公隨往焉一日卜者咸忠憲過見公曰命數極好四十前當入閣須速往京城敎養成就知事公卽攜公上京卜居桃楮洞

穆宗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公七歲

二年我宣祖大王元年戊辰公八歲始讀小學

請先受元亨利貞之義知事公曰此義深奧非幼兒所能曉公曰讀書必先詳其義乃知意味强請解說知事公大奇之

三年己巳公九歲

四年庚午 公十歲

五年辛未 公十一歲

讀書隣家有盆竹枯死呼韻命賦公即成一絕有恰似離騷澤畔人之句滿座閣筆○自髫齓時文藝夙成與隣兒戲嬉喜怒不形口不出妄語同遊諸兒不敢以戲語慢之年纔十餘行步言語已如成人端坐終日莊重自持深沉有量德器早成人皆呼以總角政丞

六年壬申 公十二歲

表策序記諸作詞圓意暢長篇大作信手滔滔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癸酉 公十三歲

二年甲戌 公十四歲 春從舅氏柳相國讀書于抱川

柳公家在抱川楊蓬萊士彥兄弟 士彥弟楓皐士俊竹齋士奇俱以文章筆藝名世 過見公大奇之攜公遊永平牛頭淵 金命世茂松小說稱永平錦水潭 蓬萊先唱一律公即和曰野潤暮光薄水明山影多綠陰白烟起芳草兩三家仍唱和數十首愈出愈佳蓬萊大驚曰君我師也非我敵也遂手書四句刻之錦水溪石至今宛然 茂松小說以此詩為公十歲作而從碑誌編于是歲

受業于尹知事又新之門

與李延平貴朴監司慶新兄弟朴公兄掌令慶尹先剡郡守慶湙尹

龍陽暹尹知事子也壬辰殉節號果齋同學

三年乙亥公十五歲

四年丙子公十六歲送李延平貴赴尙州

公以詩餞之有因君反起松楸戀之句蓋尙州以

公舊鄕也

五年丁丑公十七歲冬聘夫人韓山李氏

領議政鵝城府院君山海女右叅賛趙貞簡公彥

秀外孫也土亭李公之菡卽鵝城公之叔父而大

有藻鑑路見公知爲國器歸語鵝城勸令妻之

六年戊寅（公十八歲）秋中監試兩解

生員試居首進士試第三

始與白沙李相國恒福定交

七年己卯（公十九歲）

八年庚辰（公二十歲）三月登祔　廟別試乙科第一人

所對財用任人策入震英粹語○公製居魁一考

官公同閈人也以妙年居魁爲不幸降置第二是

歲白沙公登謁聖科公族兄溪隱廷立（後封廣林君）與

公同榜俱以才學見重時人稱以庚辰三李○本

傳（申象村欽撰）曰李某庚辰及第符彩濯濯如祥鸞瑞

凰觀者屬目纔釋褐已有公輔之望
分隸承文院補權知副正字
九年辛巳公二十一歲正月長男如圭生○被選翰院
時公以鵝溪及柳相親嫌不得應講柳相嘗於筵
中啓曰臣甥李某才望俱出臣右而以臣之故久
妨史官之路請遞臣職 上笑曰予素知李德馨
之才終可大用而大臣不可輕遞
十年壬午公二十二歲以製述官隨詔使王敬民于漢江
給事中王公號儆吾與翰林編修黃洪憲奉皇嗣誕
生詔出來舟遊漢江公以製述官從有李鍾峰春

芳者王公之客也與公語深服之言于王公曰李某天下大器也王公謂舌人曰聞東國有李某者願一見之公辭以禮無私覿王公卽贈一絕其敘曰吾友鍾峰李公偶晤李吉士於漢江舟中稱其風度氣象遠超凡羣德器和粹終必遠到余雖未獲相接書此以贈以爲神交焉其詩曰才高李白元供奉年少終軍更棄繻百代聲華君無忝通衢千里見神駒

六月被選講綱目

上嘗謂大提學李珥曰予將講綱目預選才臣俾

專講讀以備顧問李公乃以公及奉敎李恒福檢閱吳億齡修撰李廷立奉敎李嶸(未幾嶸歿以鄭昌衍代之)五人選進　上各賜御府秘藏綱目敎曰此人等凡吏文漢語試射諸藝一倂許免俾專文學一時榮之

十一年癸未(公二十三歲)陞承文院著作

春有北虜之變公以事變注書從仕屢月筆翰如飛記注甚詳見者稱賾政院以病啓遞　上曰此時非此人不可特命調理察任公歷撰亂中事蹟以進　上稱奬不已特命書進　御覽題目

被選湖堂繼錄玉堂拜弘文館正字

上旣選才臣繼錄玉堂書堂之選栗谷李公方主是選而公與白沙公俱當應選有一宰夜訪栗谷屛人謂曰兩李果人望然未諳意向不可輕薦致壞時事栗谷曰二人聲譽方盛何可蔽賢且薦人貴得才何論意向其人至夜分爭之不能得

十二年甲申（公二十四歲）春魁瑞葱臺應製　命賜廐馬及左牽

上親臨瑞葱臺設文臣庭試（三箭定天山律詩二十韻）公居首　命於御前賞馬自是戰藝輒冠軍人無敢爭鋒者

又嘗 命庭試同選爭道者先問政院曰明日李某又當就試占高第耶公聞之稱疾不就論者以爲戰必勝攻必取固難也敵弱而韜鋒退舍爲尤難也

陞弘文館博士

公與白沙公伴直 上出通鑑二帙命二公各書題目以進仍賞賜酒饌縑帛後又伴直出綱目一帙獨令公書進白沙公每曰當時愧怍久不可忘

○一說嘗於前席 命公書綱目題面初寫以進 上以爲筆畫似澀命賜巵酒更寫進 上曰果勝

矣自是每寫一卷輒賜一巵至盡帙皆然筆力愈
奇擧止愈飭 上大加稱賞仍命替直歸家
十三年乙酉公二十五歲春陞副修撰○拜平安道御史
出巡諸邑旋卽復 命○拜司諫院正言尋遞拜副
校理○九月第二男如璧生
十四年丙戌公二十六歲薦拜吏曹佐郞
十五年丁亥公二十七歲拜校理上疏乞解職卒業遞授
成均館直講
公以仕宦妨學欲爲就閒讀書乞解館職 上嘉
力學之志命換閒局賜暇湖堂令專意讀書

十六年戊子（公二十八歲）復拜校理○乞暇省覲于安峽縣

知事公時任安峽也

陞吏曹正郎差宣慰使承 召還朝

倭使玄蘇平義智來聘（日本絕和久至于丁亥馬島橘康廣始來請通信朝廷不許故玄蘇等更來請使）該曹循例差出宣慰使 上還下其望曰倭使接待機關甚重且聞倭使能文云自古宣慰之任必如金安國蘇世讓等人差遣今書堂官員中有文才可合人極擇以送該曹以公應命 上特命陞吏曹正郎使之乘馹上來（國朝寶鑑日吏

嘗正郎李某爲宣慰使儐接入京義智鷙悍他倭畏服俯伏膝行不敢仰視久留東平館必邀信使與俱

南下東萊接儐倭使

到東萊四日玄蘇等出來設宴接見從容談話以書相答製詩酬酢凡干施措咸得其宜倭使望其儀表灑然起敬

十七年已丑 公二十九歲 春與倭使入京夏還下東萊

玄蘇等入京請報聘甚力語多不遜朝廷深以爲難公與禮判柳公成龍商議以圖善處因偕倭使還下東萊一日於宴席從容正色曰交隣脩好舍

信義無適兩國本以信義爲重日者爾國挾我亡

虜沙火同憑陵我邊郵係虜我民人全羅道海邊民沙火同漂到日本五島誘倭入寇歲爲邊患爾國莫之禁信義安在刷還叛

民然後可以議通信義智曰此却不難乃留釜山

遣平調信歸報其國悉捕朝鮮人之在國中者以

來

歷尙州省祖妣金氏墓

與金沙潭弘敏兄弟沙潭尙州人官典翰壬辰舉義兵後與公幷享近嵒院

及本州牧尹達村國馨遊北溪有詩

秋七月復與倭使入京

日本刷還我人金大璣孔大元等一百十六人又縛送叛民沙火同及丁亥賊倭緊時要羅三甫要羅望古時羅三口曰入寇事非我所知乃貴國沙火同所誘故縛送之聽貴國處置　上大振兵威御仁政殿鎖沙火同入庭詰問斬于城外頒敎中外賞義智等賜內馬一匹復御殿引倭使賜宴義智等皆上殿進酌而罷時倭使留舘通信之議未決公言于西厓宜速定議勿致生釁西厓請于朝遂定議通信

十八年庚寅（公三十歲）三月第三男如璜生（一）伴送倭使

至東萊仍別通信使于釜山浦

僉知黃允吉爲通信使司成金誠一爲副典籍許筬爲從事官與倭使平義智同時發京

超拜弘文館直提學

上嘉宣慰之績超授是職且賜銀帶自是待以不次

秋特陞通政大夫拜承政院同副承旨仍帶書堂

以驟擢上疏辭　不許

轉右承旨遞拜司諫院大司諫○遞付僉知中樞府事歷拜弘文館副提學成均館大司成吏曹參議

十九年辛卯（公三十一歲）正月乞由省親于安峽縣

上特賜豹皮毛褥使歸遺老親

二月又拜大司諫

先是臺臣黃愼劾鵝溪相公時議非之黜補外邑

至是又將請加罪竄謫公力救得免

因避嫌啓辭救已丑按獄諸臣

大司憲洪汝淳追據梁千頃獄事更論已丑按獄

諸人松江鄭相澈將加律梧陰尹相斗壽鵝溪李

公及黃赫幷論以極罪三司將合啓公力止其議

因避嫌啓曰近日言官將請已丑按獄諸人之罪

鄭澈今爲極邊安置罰已行矣尹斗壽按獄時無
殺士之事黃赫已爲削黜今無更論且臣之妻父
李山海之名亦出彈文同叅論列有所未安　傳
曰年少而有老成之才眞大器也國家之倚仗不
泛勿辭○是歲　上命廟堂薦公輔之器公與白
沙公及慕堂洪公履祥三人被薦
七月特陞嘉善大夫拜禮曹參判○薦拜弘文館大
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
時文衡缺大臣薦公與金公誠一李公誠中及朝
廷會圈僉議皆歸於公及圈出公獨少一圈滿座

愕然曰此何耶東園金相國貴榮笑曰老夫所爲芝峯類說作聽天沈相國守慶事人皆失色金公徐曰年少位卑行先諸老豈有三十一主文者耶稍待年長德熟如何人或訝其不然而公聞之欣然深服一時論者兩美而並稱焉是時西厓柳公以左相兼典未幾辭遞公卽代之本朝官職以文衡爲重雖鴻才碩儒非履歷旣久品秩崇重鮮能居之公望實俱隆朝中老碩皆袖手讓登　上之特陞嘉善所以先爲之地耳公以爲嘉善主文前所未有年少驟躐又極未安累疏固辭　上優批不許○本傳曰

李某嘉善大提學時年堇三十一人不以爲躐也

二十年壬辰（公三十二歲）十二月拜司憲府大司憲遞授同知中樞府事○四月倭奴大舉入寇公首發建儲之議

十三日倭陷釜山嶺南諸鎮敗報日至京師大震　上方議遷避公謂左相西厓公曰國勢如此大臣何不亟請建儲以繫人望時　上尚無適嗣朝野憂之於是柳公與諸大臣請對力請　上遂許之立光海君爲世子

承　命諭倭馳詣賊陣不得入遂馳還

二十九日尙州敗報又至二十二日巡邊使李鎰敗走尙州陷擧朝惶駭議無所出忽有倭學通事景應舜持倭書契來呈應舜在李鎰軍中爲倭所獲倭將平行長以平秀吉書契及送禮曹公文授之曰在東萊時生得蔚山郡守傳送書契而至今未報郡守李彦誠自賊中回而畏得罪隱其書不傳故朝廷不知也朝鮮若有意講和可令李某於二十二日會我於忠州蓋公往年宣慰時威聲素著故行長欲相見議和也書至 上命羣臣會議衆莫能對公聞之遽詣闕見白沙公引其手曰今賊求見我我欲請往寇深矣若之何辭難遂入對

自請以單騎往見賊酋探審事情少緩其勢 上
甚危之不忍明言遣之公曰苟利 社稷臣死何
惜 上命與禮判權克智偕往克智聞 命卽卒
公遂獨往祖于江上者無不危之
五月復 命于平壤上疏待罪
疏畧曰臣去二十九日卽到漢江以待禮判權克
智而不來不敢久留以待馳到龍仁大賊已爲來
屯竹山地先遣譯官景應舜于倭陣倭賊卽斬之
以封書授驛卒使之傳臣臣開見語極兇慘卽爲
還歸達夜馳行曉到漢江 大駕已西行冒雨終

日馳到臨津津船皆無不得已溯江而上自麻田
從淺灘以渡轉入江原咸鏡界二十餘日晝伏夜
行九死十生間關跋涉今到 行在門外臣奉使
無狀徒辱 君命惶恐待罪 上命卽引見握手
痛哭左右侍臣皆哭
啓請乞援 天朝 上從之
公到平壤直抵白沙公所連衾同宿白沙公曰我
欲乞援 天朝奈廷議不從公卽拊髀曰吾意也
明日吾兩人力爭事可成矣因與定計遲明入朝
公先言其便大臣初難之公抗言力爭廟議乃定

卽具由以啓 上允之乃遣使西川鄭公崑壽遼東告急

請援又議分遣三路調度使預管糧餉以爲接待

天兵之地

六月復拜大司憲○以單舸會玄蘇平調信於大同

江中

臨津戍卒旣潰五月十七日都元帥金命元等兵敗於臨津賊遂渡江賊進

逼平壤 大駕將發六月十一日望見浿江越邊倭以

小紙懸木末插江岸使人取書見之則書面曰上

朝鮮國禮曹判書李公閤下卽玄蘇平調信抵公

書而書中所言欲見公議和也公又奮身請往出

謂白沙公曰兵苟不退當斬兩賊之頭而來也白沙公止之乃以單舸會于江中賊盛張兵威劍戟耀日賊請公上其船從者皆失色公上船不疑神色自如與兩酋相勞問如平日公數之曰爾等無故興兵壞却數百年通好何也玄蘇曰吾欲借道入大明而朝鮮不許譬如入人之家先撤藩籬勢固然也今借一條路使達中原則無事矣公乃竦顏折之曰爾欲犯我父母之邦而脅我假道國可亡道不可借兩國之好自此絶矣何和之可議辭氣壯厲賊不敢復言遂各罷歸是日羣臣諸將望

其會者無不竦然變色而賊卒之列立江岸者皆
望見羅拜後玄蘇亟稱於人曰李判書倉卒辭語
少無異於昔日尊俎間信不可及也
扈 駕至肅川請進駐寧邊
大駕之將發也莫知所向議者或謂鏡城險固或
謂咸興可往遂決北行而 中殿及妃嬪先向鏡
城十二日 大駕繼發夕次肅川公與白沙公請
對言一踰北嶺便隔上國何處控訴乎不如先幸
寧邊以觀事變 上從之
到定州差請援使赴遼乞師

上令大臣覆帖于遼東摠兵申暴危迫之形而尙無出兵之意上下遑遑莫知爲計及到定州十七日上召羣臣問策公與白沙公進曰事急矣臣等請入天朝上書求救二公爭往至夜分 上猶沉吟不決副提學沈忠謙進曰天下之事勢而已今勢若可救微二臣往兵當自出勢不可救雖二臣并往無益也二臣在國人固信服在 中朝則不過一个陪臣 中朝何知其賢否而肯爲此二臣回已定之論況恒福方在本兵尤不可遣無已則德馨可遣 上曰吾意政如此遂以公差請援使

翌曉將發白沙公送之南門公曰恨無快馬兼程疾馳白沙公卽解所乘馬與之曰兵不出君當索我於重獲無相見也公曰兵不出吾當棄骨於盧龍冉不渡鴨水也二公灑泣而別見者動容公晝夜馳二百里及至遼東一日六上書于郝巡按杰乞出援兵因到仙翼門帳下立庭痛哭聲氣慷慨終日不退郝杰爲之改容未及上奏便宜調發本鎭兵五千以摠兵祖承訓領之游擊史儒副之來援公卽先馳還復　命于義州七月十九日祖承訓等進薄平壤爲倭所敗史儒中丸死承訓僅以身

免奔還遼東　王世子權攝國事諭書

八月製進

王世子自西方從間道到成川八月司諫李幼澄持平具宬啓曰儲宮權攝奉　廟社主以行其爲擧至重而迄未有教書印章殊爲未穩　上許之

九月夫人韓山李氏殉節于安峽白巖山中

亂初夫人率家屬避兵于白巖山一日亂民大呼曰賊兵至矣夫人方抱三歲幼子遞與侍婢曰善保我兒無忘我意賊勢已急吾不可苟生言訖卽擧身投絶壁而死焉卽九月初六日也八歲幼子

隨後匍匐而呼泣收拾頭髮之亂掛石礀者岸上之人莫不流涕訛言旣熄賊亦不至於是諸人共收瘞之山麓一山避亂之人傳誦嗟傷後　上命旌閭

乞暇省親于安峽十月還　行朝辭大司憲

時知事公尙在安峽寓中故公乞暇往省歸路得病扶舁登程始得還朝仍陳久帶重任淹滯在外之罪啓請遞免

啓請經畧三道

公自谷山朔寧郡地逶迤往還而沿路人心渙散

邑里蕩析且京畿江原監司守宰多避兵隱伏朝
廷命令無以相通應募赴義之人亦無摠攝公啓
請急遣有心計重臣經畧京畿東道及江原黃海
隣邑以爲收復京城之一助
十二月陞拜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差接伴使往
赴天朝提督李如松軍中
十月兵部咨文來到其畧曰遼東兵備道巡按使
郝杰馳奏內該朝鮮國大被倭寇該國陪臣李德
馨來到告急該國王爲倭所逐奔避西走方到義
州倭據平壤賊鋒迫至不朝卽夕乞得猛將精兵

救急以保國王危亡臣答以未便上聞兵不可擅發德馨奔入衙門立於帳下放聲痛哭盡日不已德馨忠誠可嘉且屬國王死亡既迫不可坐視未及上聞死罪謹以便宜先發馬步軍五千副摠兵祖承訓左叅將郭夢龍右叅將戴祖弁游擊將史儒領率星夜前進以爲遮遏倭奴護衛國王倭奴兵勢極盛敢與天兵相戰史儒中丸身死該國王情事危急請率家屬羣臣內附該國之危急至此多官會議欽奉 聖旨茲發馬步精兵五萬寧夏伯李如松提督領率云云至是 天朝果大發兵

來援衆號十萬以李如松爲提督率三營將李如栢張世爵楊元等出來二十五日領兵渡江 上特以公差接伴使(工曹判書韓應寅同差)往迎之二十八日向平壤進發公日在軍中左參幕籌右主軍餉應對諸將上下俱宜深得歡心隨事周旋策應曲當雖以提督之嚴遇事肯綮則必問公斷屢黜已見

二十一年癸巳(公三十三歲)春正月公隨提督進圍平壤克之

提督領大軍行到安州語公曰吾欲見倭奴一二名無由捉得何以爲計公曰倭奴方待 天朝沈

游擊之回報 初石尚書星以惟敬本浙民素諳倭情假號游擊將軍出送九月惟敬到平壤行長等出迎城北降福山下惟敬與倭約曰吾歸報 皇朝當有處分以五十日爲期倭衆毋得出西北十里外搶掠朝鮮人毋入十里內與倭鬪乃於地界立木爲禁標而十二月初惟敬又至再入城中留數日更相約誓而去 若送人給之曰沈游擊封拜事下來出迎於五十里外云爾則倭奴必來伏勇士捉得極易提督卽令查大受率勇士十五名稱沈游擊先送人於平壤使之出迎倭奴果喜卽令小將平好官領二十餘倭迎于順安查摠兵誘與飮酒伏起縱擊斬戮幾盡生擒好官等三人提督看審後縛送遼東轉奏 皇京倭奴乃知 天兵至

城中大鬧正月初八日提督進軍平壤力戰克之提督進圍平壤先攻普通門七星門賊登城拒戰槍刀下垂城堞如蝟毛鉛丸雨飛天兵以火砲火箭攻之賊不能支退入內城南將駱尙志吳惟忠一躍登城勇士隨後我將金應瑞韓明璉亦一齊踴上倭賊大敗走入土窟其夜賊遁去公隨李提督立於矢石之所備經危險平壤既復以爲浿江以南州縣一空許多蒭糧無以供給公與西厓柳公急往前路督辦糧餉搭造浮橋

啓陳天兵絶糧狀請令列邑督運繼餉

上下敎曰予常以糧餉爲言今見李德馨狀啓事必不濟此處百官一路避亂人及道內馬匹無遺

抄發義州糧餉急急輸運毋得少緩

與提督追賊至坡州提督欲輕騎出戰公爭之不聽敗於碧蹄

提督駐平壤八日令諸將先進連路賊營及開城府守倭長政皆望風遁走退入京城副摠兵查大受與我國防禦使高彥伯領兵數百先行哨探遇賊於礪石嶺斬獲百餘級提督聞之益輕賊留大軍獨與家丁千餘欲挺身馳赴公言賊詐難測宜待大軍同時偕進提督不聽馳到碧蹄爲賊所誘大敗而退提督過惠陰嶺馬蹶墜地其下共扶起之時賊匿大衆於礪石嶺後只數百人

在嶺上提督望見揮兵爲兩翼而前既接賊從山後掩至衆幾萬餘提督前軍已敗死傷甚多會日暮賊急徵後軍未至而不急追提督走還公亦隨入戰中僅得脫還提
督深恨不用公言

提督退兵西還公屢諫不聽遂自東坡退守平壤

提督既敗欲退還東坡公與體察使柳成龍都元
帥金命元等極陳其不可提督曰吾軍昨日勝捷
別無敗北而但此處芻糧已絕南軍未到欲暫還
東坡休兵更進公等曰今大兵若退一步賊必乘
勝民心動搖且南方義兵及各處諸將聞風齊到
軍糧連輸不絕豈可捨此而遽退乎提督權辭答

之竟以二十八日還到東坡又欲退住開城公等反覆論辨提督發怒曰吾將休兵更進爾等何不曉事而煩說耶留東坡三日還到開城令權慄李蕡之軍皆退臨津以避賊鋒公諫止之又聞淸正自安邊將向德源提督驚曰賊若從背後衝突則我兵必危遣兵守平壤而身亦隨還

再與張世爵進往開城督餉

提督退到寶山（卽金郊驛）聞全羅道觀察使權慄大捷於幸州頗悔輕還更令公與大將張世爵再往開城蓄糧以待而宋經畧遽發和議裴遣謝用梓徐

一貫等往來諭賊故提督仍留平壤

提督出示赤壁圖公作詩以諷

提督久住平壤意甚躕躇按兵不動一日出示赤壁圖公覽訖作一詩以進其詩云勝敗分明一局碁兵家最忌是遲疑須知赤壁無前績只在將軍斫案時提督覽之知有規諷之意默然良久

四月隨提督進向開城

時京城賊投書於龍山舟師乞和宋經略復遣沈惟敬入賊中責還王子及陪臣還軍釜山然後許和賊請奉約束於是提督自平壤進發四月初七

日還到開城
聞 宣陵 靖陵爲賊所發與與諸宰望哭于滿月臺
遣官奉審
至六月與大臣崔興源柳成龍及諸宰承 命往
審松山具由啓聞
導天兵入京城
十九日賊棄城南走二十日公遂與提督入漢京
哭掃 廟社灰燼禁護 陵寢還設諸司故老存
者無不涕泣見公如見父母時京城新經兵火加
以飢疫遺骸滿路餓殍塡壑公拮据賑活卒使處

業又收書籍以備講帷如春秋文章正宗諸說皆

於卷首有小識

五月隨提督南下

宋經畧在關西不許天兵擊賊禁朝鮮人殺倭久後度賊已去遠始許進戰於是提督追賊南下至忠州旋欲班師公曲勸前進及至聞慶縣欲掇還公力爭勸以窮追盡勦餘賊提督終不聽十八日自聞慶還發令家丁出示經畧密帖曰事勢如此不得不撤歸一覽卽奪帖以去公瞥眼之頃轉誦謄出啓達 行朝見者以爲神焉

遞判尹尋拜刑曹判書○隨提督還京○七月沈惟
敬帶倭將西上公馳啓 行朝
五月李提督遣沈惟敬入倭營責還王子陪臣六
月惟敬率倭將小西飛禪守藤出來持關白降表
將向北京云公卽馳啓曰卽見劉崇正票帖沈游
擊帶倭將要向西路厥情叵測且聞倭將則當向
北京而王子則天使回時同一上來云匈謀所在
恐益深密痛心塞氣不知所達又曰倭將渡漢江
則必大有難處之事臣則措辭極陳於提督前又
曰倭將回時見我國空處之狀天兵懈怠之形則

其歸必益逞其匈亦必以難從之事不可測之言試我淺深種種痛迫矣 傳曰觀此書狀非徒我國天下事必因惟敬而壞此時生此人天也我國君臣當以死爭之卿等速圖之備邊司啓曰德馨已慮及此必將力爭之說或渡漢若經理嚴辭拒之游擊必不敢唐突率來特送兵判李恒福于經理處汲汲周旋似好矣（惟敬幸倭將竟於七月初七夜入城以宋經略分付不敢西向至九月初惟敬始帶往遼東）

八月送提督西歸迎謁 大駕於黃州

時李提督撤兵西還公伴送至黃州 大駕方自

西路東還十四日迎謁於路左　上勞問備至
教曰聞卿驅馳戰陣備嘗艱苦患疾深重良用憂
慮親賜卿御藥調治以行
九月餞別李提督於義州
提督到義州寓延春堂是月十三日將發公與王
子臨海君餞慰使鄭琢等設餞宴于中江公呈別
詩提督亦行酒從容辭氣慷慨槩恨此行爲人所
掣肘不得成大功而去
十月還　朝〇啓陳接應糧餉諸務仍進獻李提督
所贈蟒龍緞銀爵

公歸路得病至是始還復　命啓曰　天朝將官之行沿路各站唯事逃竄無人出看且不通話言無路善處請義州所在差備通事依黃州平壤例差出譯學訓導分送於黃海京畿各處使之接應諸事且　天將有調兵再來之說開城府芻糧隨力所及預備不虞恐無後悔矣提督臨別贈以蟒龍緞銀爵臣辭不獲賚來進獻　上答曰銀爵一雙卿其受之蟒龍緞卿旣進獻姑爲留置鹿皮賜給

增秩正憲大夫再辭　不許

李提督言于舌人曰以李接伴才智尙不得崇品大官爾國用人可异也　上聞之有是命公再啓力辭　上答曰豈以天將之言耶以卿才德功勞今授正卿亦云晩矣卿其安心勿辭

設訓鍊都監承　命與西厓公董領其事上在肅川時募兵敎鍊衞扈帳前還都後還都在十月初一日　命設訓鍊都監公從游擊戚金得戚太師繼光紀效新書繼光在嘉靖間禦倭浙江刱設新法以此能得全勝誠禦倭之良法遂啓進是書請依此敎鍊　上許之以西厓公爲提調以公副之以趙

倣爲大將公協心規畫張大其事設法募丁逐日操鍊置陣製器皆倣浙法置把摠哨官演習三手之技數月而成軍容此後都監軍常宿衛扈從國家賴之又廣設屯田以給軍餉以贍國用

閏十一月移拜兵曹判書○乞暇省親于通津縣知事公時任通津也

十二月湖西賊宋儒眞等叛公承 命直宿禁中湖西賊宋儒眞李山謙等聚衆勦掠京師震動上命公與柳領相成龍入直大內

二十二年甲午公三十四歲正月與摠兵駱尙志周覽殿

基

亂時宮闕皆被燒燬 上還都後住貞洞別宮而方營新宮時駱摠兵新自嶺南入京要占正基故公與之周覽而摠兵到宗簿基上掌苑署東山指點四邊山勢手持馬鞭畫雪爲宮城圖擬曰此地最好云公採其辭說畫其形址附奏以啓

啓請留賈大才聞喩教鍊兵技

啓畧曰駱摠兵手下有中軍賈大才各擅武藝妙絕無雙千摠聞喩自戚繼光在時從事於行陣間熟諳火炮制度兩人甚溫雅而才又如此教兵大

事機會不可失移咨于摠兵懇請留置則不無勉從而渠等亦必以此事爲重矣○四月 上幸慕華館親閱操鍊畢以匹緞 賜柳相曰今見習陣我國所未有之事且已習熟此領相之功以此爲表柳相辭曰此皆李德馨及唐將奬勸之力也

五月丁母夫人憂旣成服 特命起復

三十日母夫人卒于通津寓舍公中路奔赴以未及面訣爲終天之慟執禮過毁幾不能起纔成服 上敎曰大賊不退憂虞未已國事汲汲李德馨國之楨榦不可一日無成服已過趣令起復赴朝備

邊司啓曰兵判李德馨未葬前萬無起復之理請
姑待過葬更爲議處 上允之六月領相柳成龍
啓曰兵判李德馨母葬尚遠本職不可久曠宜姑
差代 上始許遞免
九月葬母夫人於通津
及其葬時都監軍卒褁糧自來至誠赴役猶恐或
後其德澤之入人深蓋如此
十月 上又屢下召命公九上辭章陳懇 不許
上教曰今聞襄事已過趣令起復以紓國難又
召旨連下公連上九疏泣血哀懇其畧曰人子至

情人皆固有而若臣之事勢尤異於人家無兄弟單獨一身艱難長成致母劬勞鍾情偏深逮臣係官分離異處或屢月不見則母輒戀臣成疾自亂離分播之後臣奔忙 國憂未遑將視孰謂罪罰之酷遽爾隕命蒼黃中路又失面訣病不及救藥歛不及憑哭而抱死生無涯之慟此恨終天無以自贖惟是朝夕几筵爲期而禫若駟之過隙屈指前頭只隔六七月耳若於此又將奪情而毁常制則長逝者魂魄也一去而不可追者日月也割斷心腸銜恤而入地矣危難之世丁憂起復雖出於

不得已而固有議者然此則或急於金革之事而今臣非擐戎荷戈宣力於行陣者之比不過隨旅進退備員於會議之末而已何急於一衰麻之人抑情壞禮強爲不可爲之事哉　上屢批不許且下峻旨曰予不以賊不退爲憂以卿不出爲憂必以勉出爲期

十一月拜吏曹判書又上疏固辭　不許

初六日特除吏判公驚惶逼塞益無以自措上疏力辭極陳血懇而　上批曰觀卿上疏令人淚落但今國事至此凡爲臣子者苟一息尙存皆當思

奮況卿以一國重臣豈宜固守常道不達權制倘或國事終不自振則卿所以欲守制者亦安能如意哉有如卿母聞予召卿當揮淚促卿赴命乎抑挽卿守墓使不顧國家之急乎卿若念于此必將瞿然卿宜思國家之危急勉抑至情急速上來十三日又下　嚴批曰當此國家危急之時銓衡人物係于成敗豈但親任金革而已哉徒守私情不顧國家之急可乎卿其克遵前旨急急上來

十二月入城陳懇又承　嚴敎不得已從政

公屢承　嚴命不敢退處黽勉入城又連章懇乞

上終不許公末啓曰國事至此爲臣子者難可以私痛爲辭今令數箇童穉守几筵於墓側而獨臣扶舁渡江每上念國憂下懷至情號咽隕絕若屯田鍊兵事務之末則庶可隨忝人後竭誠圖效至於銓衡重地則精魂已喪決不可冒叨以誤國事

上答曰觀卿情事予亦悲切但國事至此寧不可顧念耶古人有言曰人子當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可謂孝矣卿母有知其英魂毅魄亦必痛念國事於冥冥之中其將使卿急赴國難死生以之乎抑恝視國事退守几筵而已乎卿若念及于此其遑

違於國事豈待予言乎銓衡之任卿豈有不堪之
理乎宜更勿辭與予共濟時艱公惶恐感泣黽勉
乃出雖奪情從政而持喪愈嚴居處飲食一從禮
制毀瘠之容見者無不愍然憂之
啓陳時務八條 上優批嘉奬命備邊司議行
公以艱虞日深恬嬉猶前不勝憂念啓陳時務其
畧曰今之國事日趍危急賊有必動必勝之勢而
我則無毫髮可以依賴景象多端人心渙散中外
方玩愒偸息不爲汲汲自强之計一朝復有大警
則擧朝將安所稅駕耶苟能痛革積弊寬民訓農

施設得宜無失其幾行之以誠濟之以勤則不出四五年其利溥矣談者常以生聚教訓爲今日第一策而至於語及耕農則曰賊朝暮將來雖勤作而得爲我食耶語及鍊兵則曰賊退然後有生道教此而欲制敵其亦迂矣拱手竊議消遣時日然則可廢而不爲都無事事祈福于天望救於中原以待賊之自退耶賊以累萬之衆連營海上糧充器利銳氣不損以我國今日之將卒雖百倍其力而戰終無僥倖一利之時天兵已撤賊質不還賊於明春必西向矣設令中國和議已準諭賊退還

而賊情難測且幸而退還必衝突內邑要我以難從之事遝兒示威而去不肯聞中國之令而便爲俛首戢兵而渡海矣我國旣與此賊爲百世不忘之讐而壤地隣近只隔一風便之水今日退歸明日復來其陸梁屠戮之禍必不一二世而止辱在祖宗憂深子孫我之經營備禦變弱爲強謀所以雪恥而除害者豈食息蹔緩哉臣受恩深厚際此多難 主憂日深無所裨益每中夜仰屋涕淚滿襟謹條妄慮所及以備採擇仍條列八事于下

一務農商以活飢疫一募丁壯以廣屯田一轉魚

鹽以濟公私一審形便以設防守一嚴操鍊以簡精銳一勤撫綏以服盜賊一久職任以責顯效一施公仁以收民心縷縷累千言凡係利國便民之政鉅細畢具 上答曰觀卿獻策誠有過人之智當下備邊司議處

二十三年乙未公三十五歲正月拜知經筵三疏辭遞公以起復之人迫於嚴敎雖黽勉就職而勸講之任尤非所宜屢疏固辭

二月啓請習紊焇

時陳游擊愚衷留在王都公承命令李時發李海

龍等往問海土煮焇之法又得游擊府家丁陳姓人能詳解煉焇又能打造各樣火砲請令李海龍帶往京畿濱海邑試之吏問造毒藥方及用劒諸條以啓

乞暇省先妣墓于通津○復拜兵曹判書

公又上劄固辭 上答曰非不知卿心悶切但國事至此凡爲臣子者無大無小皆思竭力匡救未宜徒守常制司馬之長乃是王都之元戎非銓曹之比此時不可以衰絰辭也卿宜抑情從仕盡心經理寧有不堪之理乎若其小小曲折非關於大

體今日之事一日急矣只望從速就職
承 命見葉游擊鰭議守城方畧
游擊曰都城廣濶城制不好改爲繕守可也不若
防備於慶尙等處使賊不得來爲上策賊過漢江
而後欲守城下策也又曰尙書才賢聞於中朝今
爲兵部可賀本國得人日候稍暖則俺與尙書閱
操於教場而請教云云
四月又乞遞職過祥從政 不許
疏畧曰臣以積釁頑喘冒就嚴命疾痼廢仕幾浹
半月邊報交馳華使沓至機關所係事難稽滯其

他提整軍政試鍊武人俱不可少緩而以衰庥未
死之身嬰犬馬之疾每遇公事心神昏錯且祥期
已迫益切號痛倘蒙矜悶遞臣匪據姑許調病過
練從政實惟天地再生之惠　上溫諭終不許
秋復拜大提學辭遞
公以起復之人掌文衡主試極其未安懇辭得遞
啓請李鎰爲北兵使
備局以李鎰應北兵使薦　傳曰李鎰屢經挫衄
別求他人公啓曰李鎰新自大灘敗歸有如喪情
失魄之人第其簡畧律已孜孜爲國備器械撫士

卒終勝他人方今乏才之時何可終棄乎鎰雖顚躓於南方遺名威績猶在北方當棄短取長容護愛惜不宜暴其實狀摧折太過也且近日武臣可用者絕乏如李蕡李純信李蘋金敬老朴宗男等獲譴在外卒然臨變將倚仗於何將乎如西戎起則某可爲將俱極其選預有定筭則任事者亦知其自當而有所規畫其視事急之後顚倒差遣者遠矣其英勇膽大可當一面者破格奬勵以備非常有事差委則緩急必有賴矣　傳曰卿爲國誠心如此若人人皆然何患時事不濟深用嘉焉備

局覆啓差遣
拜平安道觀察使兼巡察使尋遞
完平公旣遞公代之朝廷以公方主本兵不可遠
出啓請遞改
啓請移送銃砲于北邊以備虜患
建州老乙可赤有內犯之漸公議啓曰制禦北虜
之器莫過於火砲平安道火砲多數入送然後可
備緩急之用軍器寺所藏勝字銃筒及唐軍遺下
火箭虎蹲砲等差官押領船運以送分置于水上
下要緊處爲當且黃海道武士慣戰立功著聞者

令巡察使極擇精勇者依法團聚定爲部伍預爲
約束有變則登時調發足爲繼援　傳曰依啓
八月　上親臨閱武乞遞不許
啓畧曰本月初十日有親閱之命臣非平人日飾
戎服正所難爲闕服則不可參退在則又未安乞
遞臣職以全公私　上命勿辭許以所著之服入
叅
獨對承撫軍密諭與大臣議啓
二十四日夜對時　上獨召公以南方撫軍便否
事特下備忘記授公曰秘之毋令郎廳知之備忘記曰

釜山賊窟一夜燒盡殆天意也都元帥書狀此乃
大機會如以爲可施予意令世子簡率臣僚以禀
賊爲名進住公州督發諸軍申嚴紀律水陸相約
一時大擧討滅釜山之賊可以得意予又欲自行
住于水原公州之中而先遣大臣督兵繼進兩湖
如此則人心振起可以爲之明日須早密議以啓
使解事文官一人星夜馳下 公與大臣密議以難
與體察使李元翼相議處之
行回啓
九月承 命見胡游擊大受議兵備司便否
中朝有設立兵備司於本國仍以奪入中朝之議
侍郞孫鑛經畧開府義州送胡游擊入城公以接
待都監堂上奉 命往見胡曰孫老爺欲設兵備
司于貴邦令俺訪問此是可行耶公曰 天朝拯

濟屬國終始經營無非保全小邦之事此中利害事勢便否想無不商度處之何待小邦之可否而知之哉胡曰孫老爺令俺與衆陪臣相議覆報云欲聞陪臣之言公曰老爺渡江後經歷平安黃海二路留此數朔又知這裏事民情之便否事勢之可不可不問可知頃年李提督領大軍出來時鄭同知文彬趙知縣汝梅請留南兵一萬又留文官檢勑將卒如 天朝之兵備道云具稟於經畧宋爺宋爺以爲事勢不可行仍笑鄭趙欲留而有此論此事今日若欲行之必覆奏 皇上而定其可

否老爺歷觀前史中國於海外小邦開府置郡能得長久其事者歟胡又曰若有天將領南兵六七千防守貴邦何如公曰上年倭警方急欲請南兵三千而各處倉糧匱竭僅支八箇月所費亦患供饋無路不得請來何處調得六七千所餉耶胡曰脫有倭亂如壬辰將若之何公曰古人云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若小邦不幸又有意外之患雖欲爲計其於無麪不飥何哉胡曰然則但爲聽天而不爲之計耶事竟不行

進胡游擊六條密錄

胡游擊頻頻取看小錄於囊中極其秘密公使譯輩購取袖進乃孫經畧劄示胡游擊者也一與朝鮮議兵餉一查銀礦果有幾處一察其地方險要一體訪朝鮮文武何人可倚仗一默訪民情一兵備道何地駐劄爲使已上各款須密訪密報事也時臺官劾其袖進獻納金澤龍啓曰兵判李某不由承史袖進小錄事雖機密不無所失請推考上曰事係存亡難以格例論

承命主海西道科試

上遣承旨奇自獻取黃海道儒生試券命公考之

上選金德訥等五人

十月拜京畿黃海平安咸鏡四道副體察使

時南北俱有警梧里李公以右相拜三南及江原四道都體察使出鎭嶺南西厓柳公拜兩界及京畿黃海四道都體察使柳公擧公爲副使將出鎭西都朝議以爲司馬之長專任籌畫不可輕出請遞副使 備邊司啓都體察使柳成龍副使李德馨近將出去云西道雖有邊釁時無緊急之報不可輕易發行近觀南賊情形佯言撤回而留滯至今其兇謀所在灼然可知危迫之狀有難勝言若於此時首相與司馬之長一時出去則非但於國體未安籌畫訓鍊之事專委於此兩人西事雖可慮與朝廷輕重懸殊恐不可捨此而往彼也臣等之意亟遞副使以他人代之先爲發遣西路防備諸事使之急速措寘似爲宜當 傳曰副使都體察使薦之議于都體察使爲之

十一月與都體察使巡視南漢山城

柳公啓請與公往見十一月四日柳公啓曰南漢山城形勢壯固若積粟屯兵修葺城子則京師之勢自固臣等近與道伯柳根議設倉廒而明日與副使李德馨單騎馳往指授形便而來初八日歸啓山城形址請令州人權應元句管山城之事啓曰臣等往見南漢地勢甚好衆山東聳城在半空中有平野上有烽燧若修葺屯守則可爲永久之利州人權應元頗勇健壬辰率鄕兵賊來多射殺以軍功會授軍資正階今若除六品實職奬功責效募民屯田則爲益必多矣

承命見余希允進虜中問答

建州胡老乙可赤部衆漸盛從滿浦界侵撓列鎭多所殺畧旋卽刷還人口故報于胡游擊遣其差

官余希允及我國武官申忠一往覘仍諭朝旨至是希允始還歸公往見詳問虜情仍陳近日教師作弊之狀

二十四年丙申公三十六歲十二月啓請南漢築城事○三月承命往審中興洞山城歸啓繕修方畧

正月備邊司啓曰中興洞舊有山城石築宛然洞口極險此乃京城後面至近之地請別設一營

傳曰中興山城形勢非肉眼可知姑待雪消遣兵判相視後處之至是公始往募各道僧徒草創屋宇於要害處分方授役修繕城子

啓請遞職省墓不許○夏承 命見參軍沈懋時議事

沈惟敬在釜山屢請我國通信使同渡海（先是宋應昌發和議令沈惟敬往來倭營議封秀吉爲日本王皇朝特遣錦衣衛李宗誠爲封冊上使楊方亨爲副乙未九月兩使幸沈惟敬入釜山倭營行長託辭逗留以計刼之宗誠惶刼逃還 皇朝更以方亨爲上使惟敬副之惟敬必請通信使欲與朝廷之渡海至是惟敬又遣其姪懋時促發我使）難之廟議亦不決乃啓曰可令李德馨往見懋時觀其形色聽其所言後更爲議決 上許之公即見懋時參酌措辭反覆詰問仍探賊中實狀幷以懋時答書附奏以 啓曰賊以此執言不爲退去

則沈天使不無歸咎於我國之虞懋時又言日後無以辭其責此似實情以臣所見陪臣不可不遣

朝廷乃以黃愼充天使陪行官以遣

七月湖西賊李夢鶴旣誅餘黨誣引公公待命闕外

上慰諭勉出

夢鶴等寇亂湖西夢鶴乃宗姓孼産初爲選鋒將韓絢募粟官誑誘愚民聲言淸正入寇當率義兵討之從者雲合遂反攻陷林川鴻山大興定山靑陽等邑洪州牧使洪可臣討平之其餘黨以公勲名盛大引公藉口誣以內應公待命闕外至四十餘日 上問羣臣曰兵判事何以處之左相金應南進曰臣於李德馨爲切姻金公

鵝溪公之妹壻也實有當避之嫌而當國家大事敢不盡達所懷乎賊徒欲以德馨借重而誑誘其衆之計也 上亦必知其被誣矣原任大臣尹斗壽離席啓曰左相所達誠得事實矣 上卽下敎曰左相之言誠是矣亟令兵判勿待罪可也仍屢下優旨勉出且諭曰予喜卿姓名出於賊口若因此罪卿則適足以墮匈賊之計公悚懼感激不得已起視事

更上十疏固辭至八月乃遞

公連以病辭 上命送藥物溫諭懇至公更上劄

固辭曰臣孽厄益重被汚匈口小器易滿自速顛覆倘微 聖鑑拯濟而曲全則豈保有今日哉臣惟知感激知遇不揆事勢任其惷愚貽誤國事人非鬼責在今交極勢將必至於焚溺亡滅而後已 聖明雖欲救活得乎 上答曰予實惜卿之一舉足而區區粗成之事望風瓦解誰復收拾司馬之長斷不可遞及連疏至十上始遞

乞暇省親于楊根〇十月復拜兵判大提學訓鍊都監提調公上疏辭 上温批催召

批曰省卿疏章具悉卿意訓鍊都監大提學皆是

重任不可輕遞且國事艱危當此之時司馬之長
未宜退在鄉曲卿宜一二日內急速上來事回諭
李承旨德悅日記曰兵判曾出逆招自
是欲避兵權訓鍊提調最所厭避者也
備邊司啓
曰南北急報如此此時司馬之長不可退在鄉曲
罔夜上來之意更爲下書何如 傳曰允仍爲連
降嚴旨催促不已○李白沙遞文衡公三典入相
後沈一松喜壽代之
十一月還京又疏辭不許
二十五年丁酉公三十七歲 正月承 命刱置復讎軍募
兵八路

和事旣不成倭再擧將入寇　上下敎曰與賊有父兄妻子之讎而不能報者可令自募或身自從軍或以奴代擢其中尤者定將別爲一隊討賊可也公與金戶判睟申叅贊磼等二十二人通諭京外使凡有父母兄弟妻子之讎者及爲祖孫叔姪舅甥師長者及妻爲夫奴爲主者並令團結爲軍不堪赴戰者各出米布軍器牛馬銅鐵或出雇丁以助軍京城則設局兵曹招募約束諸道則各有有司使自招募又因　上敎更令國姓及　先王外裔與士民之欲爲國家報讎者皆屬此軍京外

皆擇有才可堪者爲將領同約者設壇祭盟月三
練習令各道各邑之兵皆統於京而印信號令皆
兵曹主之以爲討復之計

啓陳沈懋時所言請兵事宜

啓畧曰沈懋時見臣極言沈天使前後爲朝鮮勤
苦功勞重大貴國待之落莫也沈爺之心解矣何
以擔當大事乎貴國今雖請兵而來可以盡殺賊
乎今若褒敘沈爺前後功勞移咨兵部又請南兵
一萬使沈爺防守釜山則石老爺必喜題本施行
沈爺亦歡欣幹事若不如此但請發兵石爺必不

肯此大事也急速啓知云此事極爲難處以臣所見無以獨斷請議大臣 傳曰允○公已亥留兵便宜劄曰昔倭之在釜營而沈游擊遣沈懋時商和事於我也賊方據我境而我無重兵在其後乃欲以三寸舌苟且彌縫其策疎矣臣屢折其議大被其辱云云蓋自癸巳以後天將力主和議沈惟敬旣與平行長議欲封秀吉爲日本國王以撤其兵而都督劉綎則又欲與淸正連和潛使人交通而又遣我國義僧將惟政三入淸正營以探其情淸正出示行長與沈惟敬講和五條一與天子結婚一割朝鮮

屬日本一如前交鄰一王子一人入送
日本永住一朝鮮大臣大官入質日本
惟政歸以
報劉綎初惟敬和議甚秘人莫之知及見惟政所
報頗以爲疑旣而封事不成而淸正等還屯海上
於是中朝及我國皆歸咎惟敬或言惟敬與倭同
謀有叛形惟敬知禍至懼不知所出乃貽書金命
元敍其終始欲以自辨而旣與公有憾更慮公有
言于 天朝構誣醜辱無所不至又欲以和事之
不成歸咎於我國而更欲逞憾於公其奏本 天
朝之辭曰朝鮮王議遣光海君致賀已而聽孽臣
李某之言使州判奉白土紬爲賀秀吉怒告惟敬

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　天朝約付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賀辱小邦耶辱　天朝耶云云至有明史之誤錄

密啓呂余文所陳倭情

啓畧曰降倭呂余文見臣曰倭人所忌憚惟舟師慶尙左右道舟師互相出沒釜山洋中則賊路中絕釜山賊勢自孤而馬島出來之賊亦不敢輕進此妙策也且聞羣倭議以爲今則當奪據全慶屯兵力農則朝鮮必枯其內今若再動先犯全羅必矣擇地設伏可以計破云彼雖倭人其爲我國計

皆得中敢啓 傳曰觀其言我國可愧矣

二月統制使李舜臣被逮下獄公獨啓申救

元均忌舜臣功高上疏言舜臣逗留失機先是平行長使要時羅給慶尚兵使金應瑞曰清正當渡海朝鮮若要路擊之必敗矣慎無失也應瑞上其事海平君尹根壽促舜臣前擊舜臣疑賊有詐屢日不進朝廷連促之舜臣不得已進兵則清正已移泊矣臺官金大來請拿鞫朝議多有言可斬者 上曰李舜臣拿來以元均代之公獨啓曰清賊渡海而舟師未及邀絶失其機會舜臣固難免罪海上情勢尚未的知此時易置將帥事益潰裂不可收拾所係非輕請姑待體察使都元帥狀啓更議處置

上答曰舜臣狡詐之情失機之罪斷不可容貸先治此人然後國事可爲設使舜臣獲淸正之頭其欺君父無朝廷之罪可以容貸乎欲討倭賊先討舜臣之罪自前凡有失律之將備邊司惟依阿姑息圖脫者多矣豈有復踵此習乎舜臣竟下獄栲訊幾死因判中樞鄭琢力救得減死充軍至八月元均果爲行長所紿舟師大潰湖嶺俱陷

啓罷上番軍侵責之弊

時大亂之餘名官甚貧上番軍士强令代立徵米五斗又奪兵曹例給布衛士不勝其苦或有自殺

者公啓畧曰近來上番軍士被侵之狀有難盡言
臣令衛將輪回定送俾不得自占則侵辱衛將無
以察任此後上司憑勢侵責者請定制嚴禁 傳
曰上番軍士何敢自占捧米者夫上番軍衛王京
者也豈令納價者乎侵責上司政院察焉於是兩
司多員及侍講院弘文館新舊官一時并罷宿弊
一頓革軍兵皷舞於道
呈病遞兵判移拜工判專管訓鍊軍務
傳曰此時主兵之官頻數告病何以察職遞差移
拜工判三月初八日 傳曰近來訓鍊都監之事

漸就懈弛卿今解兵務職掌頗閒可頻數仕進于
都監專管訓鍊軍人數少則亦加募入日新檢督
事言于工判
三月 上謁聖試士公承 命主試
初八日取尹繼先等八人
四月倭寇再動七月 天朝游擊陳愚衷領兵先到
來住公家 上就見之
清正旣襲破元均遂縱兵大入蹂躪兩湖乘勝北
上 天朝大發兵來援游擊陳愚衷統領延綏兵
二千入城館於公家十六日 上親臨接見

陞拜左贊成差楊經理接伴使馳赴義州

天朝發諸道兵十四萬陸續東出以右僉都御使楊鎬爲經理朝鮮軍務楊公年少氣銳(經理乙卯生時年四十三)輕視天下士以氣勢壓倒人皆洶懼朝廷以參判張雲翼假銜判書往儐之經理到遼東急招兵戶工三曹判書朝廷又以叅判代送經理問以南方道里州郡兵糧船隻皆不能詳答張雲翼被責曳出使不得復留幕下三曹亦被大責夜半報至朝廷大驚留門牌招公卿三司議領相柳成龍大憲沈喜壽啓曰接伴之任無過李德馨向在李提

督軍中風采計畫言論唐官敬服凡有號令莫不奔走奉行若送他人不但不滿於經理之意必有大段生事辱及朝廷之舉德馨去朝雖甚可惜今此接伴之任存亡所係不可不遣　傳曰予意正如此特爲加資星夜馳去於是特陞左贊成馳到平壤接見吳摠兵惟忠惟忠領南兵四千先到屯住忠州論兵事馳報天將起程日期

八月到義州狀請預議迎候禮節糧餉事狀畧曰察院體貌極峻而近聞其所爲則嚴禁最甚接應之際必先致其誠而觀勢陳懇然後庶不

至觸怒迎候禮節不可視同諸將自朝廷速爲商量而察院又以文書稽滯再三詬責云今後答應請星火催送近觀天兵前後連續多官又將絡繹糧餉一事未知何以得辦誠恐寇未退而根本先顚臣參見察院將以先運糧後出兵之意呈稟而中朝縱賜累十萬斛何以及期輸到於全慶地乎近來三南木花大無人民赤脫若以銀子花絨青藍布輕齎遞輸散貿繼糧則飛輓之弊可以少省矣

到鎭江迎見經理

經理在遼東令曰陪臣只在江上留候不須入來故公久留龍灣及至鎭江公始過江迎見經理卽令上堂對話公仍陳倭亂本末及軍國諸事經理卽令傾倒笑話甚穩時經理令差官寗國胤起所住房屋於平壤又欲建立衙門令旗鼓官李逢陽圖形出去公進曰本國六年兵火之餘財力俱乏土木之役尤難平壤建立衙門事勢實難經理曰我固知之卽令撤役○李福長軍門記事福長公啓請帶來專管經理衙門文書曰經理鉤問 國王用人之得失對曰用人則如接伴使之才智者頗多而李則拔其

尤者 國王爲老爺以備儐伴之任近日策應老爺以爲如何其人物才局可謂名頭者也卽此而他求則槩可想矣

進至平壤屢請前發及南原陷公泣陳危迫經理遂馳赴 王京

經理久留平壤不卽前進而賊勢日熾公投揭于經理日累十度又面陳危迫之狀曰今賊已逼畿甸若一渡漢則江以西無復著手處一失天塹雖天兵之威難以爲力及今疾馳進鎭都城則人心可慰賊勢可遏也八月二十六日南原敗報至副摠

兵楊元屯守南原八月十五日城陷元逃走竟伏誅公進曰巨鎮已破匈鋒
莫遏屬國存亡在於呼吸語不成音涕淚盈面經
理卽日治發兼程疾馳諸將佐皆諫不聽
九月入城經理遣諸將擊倭於稷山大破之
初二日入城招提督及諸將在京者責其不戰之
狀時賊之先鋒已迫稷山京城震懼莫保朝夕公
進曰今匈鋒迫近老爺成筭必有所在敢問答曰
唯將有處分勿慮也是夜選精壯二千驍將十五
使解生牛伯英楊登山頗貴領之出送遇賊於金
烏坪國朝寶鑑作素沙郊以鐵騎蹂躪爭先奮擊勢如雷霆

賊不敢放一丸披靡奔潰經理又遣擺賽爲繼援馳下與四將合勢奮擊所斬獲無數諸賊皆捲還京師賴安軍門記事曰 主上每接見經理時領相柳成龍兵判李恒福接伴使李德馨入侍與經理問答之際必咨問於此人等經理亦知其經國大才也○又曰經理嘗與軍門兩按察宴飮曰我見 國王忠順事上誠敬待人凡於軍國事無不盡心可謂賢王至如陪臣柳成龍李德馨足爲中國良佐俺等在此籌畫不無一助也軍門等答曰今之大事專靠貴院而該國君臣有如此者此實俺之大幸也

十一月拜禮曹判書○十二月隨經理南征道拜吏曹判書

時倭奴退保全慶行長屯順天沈安頓吾屯泗川

清正屯蔚山沿海數十郡盡爲賊有公以爲賊雖敗退尙據兩南及時掃蕩勢不可已力勸經理進征是月初八日經理自領大軍南下十八日到義城謂公曰我兵雖善哨探不如鮮人便易吾欲遣哨官宋好漢田倉與鮮人詗探於島山公答曰我國軍中有降倭呂余文者伶俐有心計今若厚賞銀子使與宋好漢帶去到慶州剃髮著倭衣入倭營可以細探經理從之後數日呂余文回自賊窟袖中出一圖乃島山大和窟也兵卒多少及淸正喜八等窟穴俱在經理見之大喜以朱筆開進兵

三路於圖上以示諸將遂分三路一時前進而二十三日經理繼發公與都元帥權慄隨之三協兵進圍大和江伴鷗亭諸賊窟乘勝奮擊火箭亂射燒盡賊幕餘賊逃生走入島山經理上島北邊高峰親自督戰公稱謝經理笑曰此是小捷看我剿滅西生釜山之賊可言其喜二十五日經理招公謂曰多備薪柴以爲明日攻城之用此賊雖據窟穴城中無糧又乏井泉不久當自盡翌日又謂公曰降倭等欲出計毁城試使爲之但此城極高險我兵多傷可憂也天兵今日四面列圍不動刈草

打糧以爲休息之計爾兵與降倭持乾柴挨牌試
爲火攻具且塡城下井泉使賊不得取也公與都
元帥及諸將盡入木柵內土墻之間各兵進抵城
底賊丸如雨透入挨牌死傷甚多經理每以公不
閒馳突戒勿入戰陣公辭曰　天將與賊臨陣吾
何敢自安遂與經理衝冒矢石暴露雨雪終始不
懈忘寢與食顏色皴凍手足胼裂而氣益厲肅時
大雨連日士馬凍斃鐵丸雨下軍不得前經理令
諸軍下營爲久駐計
呈書經理請令尹承勳管餉

時西厓公先已南下措置糧餉而經理更欲調韓應寅來管芻糧公呈書經理曰方今南邊郡縣盡爲灰燼本處諸穀又被焚掠而但今三道觀察使皆可幹事又有兵戶曹分司堂郞句管調度嚴勅諸人卽可支給不必更調韓應寅前來且平安道地方係是今日根本棄其所管猝來辦糧恐有損於彼此若必須有檢督申飭之人則司憲府大司憲尹承勳頗有幹才該應試遣經理從之

二十六年戊戌公三十八歲正月經理解圍還慶州公爭之不得

天兵圍島山十餘日城險不得拔賊救日添而自雨後北風連吹天兵死者相屬淸正聲言欲面議和事而終不來初四日經理提督督諸軍四面攻城欲爲火攻而賊於城外先自明火放砲中死者甚衆會右軍得倭書言加德安骨竹島釜山梁山等十二倭將領大衆而來云藍江賊齊入太和上流陸路之賊又有繞出軍後之形經理謂公曰城險難拔救兵勢大計將安出公曰賊困在孤城天也此擧一失後未易圖大人以一萬兵專防箭灘彥陽之路以爲迎擊之計此處戰塲甚好賊雖來

足以厮殺經理曰屢日攻城兵多損傷不得不解
再圖後舉公爭之不得心甚不服辭氣壯厲經理
深加器異曰如李陪臣者風度器量雖在中朝當
端委廟堂尙屈百僚不亦異哉

三月楊經理被劾公隨還 王京
經理退鎭慶州方圖再舉會與兵部贊畫主事丁
應泰有隙誣告經理僨事欺罔二十餘事經理自
安東還住忠州廢事不出待 天朝處置及入京
城留南別宮數月㊂宣廟寶鑑曰經理中軍彭友
德密言于接伴使李德馨曰主事丁應泰奏劾經

理二十罪其中五事亦干於貴國矣經理今將上本求回經理之不幸亦貴國之不幸也德馨往慰之經理笑曰應泰心腸異於常人眞可惡也諸將不能辨事我以法鈐束讒言至此作事亦難矣

四月擢拜大臣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累疏懇辭不許○七月楊經理歸京師伴送于開城府至是經理革職西還　上出餞弘濟院經理爲我國指善後之策惓惓開陳臨別泣下　上及左右侍臣無不出涕公追別松京以詩贈之先是遣陪臣崔天健具奏辨誣又遣李元翼許筬等續奏之　帝遣徐灤觀查功罪○朝廷使譯官鄭

重彥陪送經理及到通州搢紳儒生出迎者數百餘人設帳幕江邊杯盤甚盛酒半人問經理曰朝鮮亦有可人乎經理擧公名曰德器文章之美出將入相之才罕有其敵且風儀玉立望若天仙杯酒團欒錢塘十里荷花正襟危坐洞庭中秋明月座中齊聲曰天下豈有是人經理擧手曰誠然矣

承　命從劉提督綎南征

帝遣萬世德代楊公而邢軍門是月入　王京分遣四路提督統大衆南征南北兵通十四萬有餘劉提督主西路麻貴主東路攻淸正於蔚山董一元主中路攻沈安頓吾於泗川陳

璘率舟師當水路協攻順天之賊將下順天　上祖送于郊劉斤
斤言須得本國才能臣文武備具者第一人與俱
事可成矣　上顧李恒福曰意有在耶對曰必是
李某也　上乃命公從劉劉喜曰得李公吾事濟
矣公乃辟吏郎鄭殼爲從事官八月進駐全州令
鄭殼向舟師調運糧船提督久留不進至九月公
問進兵之期劉曰刑牲祭旗告天然後可以漸次
進兵蓋不欲進前也公又問差官自倭橋出來所
報如何劉以行長答書示之曰聞關白已死行長
亦去其書但云初七日相會云○是時湖南纔經

蕩殘土賊大起長城蘆嶺等地道路梗塞憂將不測公曰此皆佩牛犢者本是良民若至誠曉諭則宜無不從化卽時散遣軍佐諭以利害盜賊聞公之來隨卽解散湖境遂安

九月作訓子孫帖手書貽戒

公閱宋名臣言行錄撮取濂洛關閩道學要畧及孫莘老教子孫語作爲一帖手寫遺諸子題其尾曰願兒輩常目在之以感發其良心噫父母之情爾其知之

劉綎寄縱行長公令統制使李舜臣掩擊大破之

十一日劉綎始祭旗於教場二十二日到順天遣人約行長來會議和僞令王文憲爲提督往迎中路欲伏兵襲之行長驚覺逸還綎與水軍都督陳璘連日挾擊未見勝負十月初三日陳提督與統制使李舜臣時舜臣復爲統制使乘潮來攻約與陸軍齊進綎不應會我國被擄人從城下呼曰賊衆悉聚東邊北面空虛若乘虛擊之可勝也公與權慄金晬等再進請戰提督又不聽及聞中路敗報董提督十月初大敗於泗川奔還陜川決意回軍公又止之提督佯許而軍情已動不可留矣時行長在圍日久糧盡勢窮指

日可克而緩恐人分功欲用詐退賊而自專其利
陰受其賄約令適去二十四日倭將悉衆發還公
鉤得其狀即夜急通于統制使李舜臣令與水軍
都督陳璘搤諸要港大破之行長僅以身免自征
倭以來前後獻捷未有若此之大者公在軍中倭
橋之役相持數十日出入戰場不避危險流丸如
雨屢中衣裾而略無怖色談笑如常人無不驚服
賊旣退緩入其城搜其首級器械盡斬我國被虜
人及行長所送質倭以充首級飛報軍門請功公
深惡之密啓其狀於朝洪汝諄甚公宣其狀於邢

軍門故令綎聞之綎大恚曰俺三十年功名爲李某隳壞耶因怨公必欲害之人或爲懼公獨怡然往見綎開心穩敘不露聲色綎雖內懷不平外甚尊敬臨別贐遺詩以贈詩曰王師東出日邂逅得斯人四海聲名士三韓社稷臣文章班馬右事業吉山倫一別天淵隔難期再會辰以致慇懃及歸中朝毁公於其壻翰林編修修史者以致 明史之誣云

呈書于禦倭監軍王士琦辨丁應泰誣本

楊經理之還我國遺使辨誣丁應泰移怒我國以口不忍言之說搆誣奏本至爲憯毒一曰誘倭入犯一曰愚弄

天朝一日招倭復地一日用日本年號一曰結黨楊鎬朋欺　天子一日剛愎求援移禍　天朝專以申叔舟海東記爲證搆捏累千言公不勝驚憤卽與在南方諸陪臣呈文于王參政王以西路禦倭監軍留全州監劉綎陳璘等軍其畧曰

小邦二百餘年至誠事大恪修侯度得蒙　列聖待如一家若寡君拱北之誠天地鬼神所共鑑知曩在辛卯賊酋秀吉有射天之志貽書哄脅寡君卽遣陪臣具奏以聞朝廷賜勅加奬壬辰之敗寡君以爲寧赴訴於父母而死退保鴨江請爲內附朝廷洞悉其狀發兵拯救寡君之奔而周旋者惟是一節忠義豈知今日怒甲之言移誣寡君如此

痛哉痛哉三浦倭人正德庚午小邦已驅勦無遺
此在小邦輿地書可驗也對馬島歲遺與 天朝
撫邊上撻子一般只爲羈縻不絶也若海東記畧
陪臣申叔舟得日本史紀其土地風俗而序之也
其書日本紀年者只謄本文而備覽耳其序尾大
揭成化年號此則何不舉耶諸侯王稱宗於其國
者只是臣子欲尊其主之私情耳寡君卽位以來
訪治道問民事不喜遊宴勤儉家邦而第昇平日
久否運難免此則天也數也當此惡言未卽昭雪
則東韓君民舉爲罪人將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

伏乞下執事明白奏揭陳辨讒說以灑一國至寃

至痛則小邦君臣受賜而不敢忘矣

十月陞拜左議政

以丁應泰辨誣事領相柳公差陳奏上使老病不

能行於是臺官尹弦柳潚及館儒洪奉先李好信

等乘機逞憾迭攻柳相　上教曰當初使臣之差

出也予以爲必大臣往矣意在於右相及右相不

得召還則其勢不得不及於領相而領相未免誤

處矣柳相遂遞職以白沙公擢拜右相代爲上使

而完平公爲領相公陞爲左相

上劄請會天兵聲罪討對馬島不報

倭賊旣退公以爲國家於對馬島終難絕矣壬辰兵趣本島爲嚮導必與師與天兵盛集一番聲罪示威則庶有所懲懲而縻之則得於處事之權矣以此陳疏仍具揭天將會黃秋浦愼亦上疏言此事與公議同而朝論務在持重事遂不行議者恨之

十一月統制使李舜臣殉於軍中權差李時言爲統制使

時李舜臣中丸三軍震駭無所統領公以大臣承

命專制不及以聞以忠淸兵使李時言差假統制使以全羅防禦使元愼差忠淸假兵使以鎭之軍心始定

薦海南縣監柳珩擢爲慶尙水使

柳珩自監察出補海南公曰此人治人將兵無所不可當與一節鎭錯授小官去也擢爲釜山僉使未之任公白于朝陞拜慶尙右水使未幾又薦爲統制使所在稱職後果以名將聞

承 命還朝

公與人書云兇賊盡退當有大臣謝恩之行南方

布置亦至急又必大官來審生之一身不西則復
南兹以急於北上耳